回歸20年

新老移民唐人街角度

港人移民次世代 從保育華埠找到自我

新移民往往有一個疑惑：唐人街與我何干？但其實，溫哥華唐人街作爲一個有超過130年歷史的華人代表象徵，有着加拿大華人的共同回憶（collective memory），它也是華人動員政治力量的一個基地，它所代表的「華人」，自然也包括香港移民。

老華僑可以娓娓道來唐人街與他們的關係、歸屬感，雖然八九十年代因97問題移民的香港人，未必覺得自己與唐人街有切身聯繫，但這批港人的下一代，近年正重拾對唐人街的關心，「唐人街」逐漸成爲年輕一輩作爲「加國華人」的一個身分認同，並投身去保護它、保育它。

明報記者 **陳志强**

老華僑個案：見證兩波移民潮的馮治中

洪門民治黨溫哥華支部主委馮治中，是少數躋身老華僑組織領導層的香港人。

馮治中在香港出生、長大與上學，但對「香港人」身分有點隔閡。他不諱言自己爺爺過世後，一直遲遲沒有落葬，棺柩放在義莊，等待有一天運回家鄉安葬，只是一直沒有找到機會。

67年香港暴動，更令不少當時的香港居民覺得香港並非安身立命之所，爲加拿大引來戰後第一波的香港移民。當時十多歲的馮治中也是在這個時候移民加拿大。一踏足加國土地，第一個印象讓他格外難忘。溫哥華號稱加拿大第三大城市，但當時的溫哥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就是目前的南部大樓（South Terminal）現址，馮治中看見的就只是一棟大木屋，與香港啓德機場難以相比。

馮治中在香港長大，只懂廣東話， 而當時的華埠，卻是四邑人的世界，不懂台山話，都會被人揶揄「都唔曉得講唐話！」

排華法解除後，本地華人通過家庭團聚，從家鄉接來了一批親人。他們很著重宗親會、同鄉會等互助組織。但香港移民一般英語能力較好，與主流社會溝通沒有問題。自己可以找律師、醫生；爲兒女辦入學手續，也不用靠人。

他還記得，當時乘搭巴士，司機一見你是華人，說話都會大聲一點，慢一點，憂慮華人英語能力有限。白人見到華人面孔，還詢問他究竟幹的是餐廳還是洗衣店？但馮治中的英語很好，讓很多本地人感到意外。

馮治中記得，香港不僅輸出移民，還輸出文化。在港式茶餐廳未出現之前，首先出現港式唐餐館。他記得華埠當時開始了一家翡翠餐廳，由一位上海人開設，禮聘香港大廚主理。

當時老華僑餐廳與港式餐廳在很多地方都有差異。細微至蝦餃的大小、碟上的蔬菜是否將葉梗切開、餐廳的裝潢、服務的模式，感覺都很不一樣。但港式餐廳潛移默化，愈開愈多，港式餐廳由邊緣變成本地唐餐的主流。

以前的華人，住在400號或500號路段的士達孔拿區（Strathcona）。華人格外勤勞，很容易脫貧，踏入中產階層，開始搬到菲沙街（Fraser St.）夾41街（41 Ave.）一帶。

80年代，香港前途未卜，溫哥華出現第二波香港移民潮。這一批移民更加不會留在華埠，他們對溫哥華地產的熟悉程度，可能比本地人更高。對於這批移民來說，即使真的需要援手，也不會找同鄉會鄉親會，而是會找中僑互助會，不用說四邑話，也可以得到幫助。

馮治中說香港移民最初還是要到華埠買餸、吃飯、娛樂。可是80年代某家大型華人超市在列治文設立，驟然覺得到華埠買餸是一件很累的事；又要找車位，左右兩手拿著一袋袋的餸菜，要頂著雪冒雨拿回車上。在列治文新開設的華人超市，則有遮蓋的停車場，下雨下雪，都不用憂心。還有超市手推車，直接推到汽車旁。

馮治中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馮治中選擇2分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香港不僅輸出移民，還輸出文化

馮治中指出，不少僑團開始要面對繼承問題。就是幾家老華僑開設的傳統店鋪，也出現第二代不願意接手的現象。堂所也開始廣開門戶，招募下一代接班人。

2000年之前不久，馮治中在朋友力邀下，加入了洪門。先前已經從事公益活動的馮治中最初還以爲，在洪門只是當一個按時定月交會費的不活躍會員。怎料加入之後兩個月，便委派重要任務，重建洪門在巴克維爾（Barkerville）的公墓墓碑，需要中英對照。經過幾年努力，終於辦妥。

也是通過這一契機，讓馮治中與先僑重新建立聯繫；重構對華埠，對老華僑的歸屬感。

對於唐人街華人經營的店舖逐漸流失，非華裔店舖大量進駐的議題，馮治中也有自己的看法。馮治中認爲，能夠付得起較高的租金，又準時交租，爲什麼不可以租給其他族裔？

他舉例說一家華人堂所，樓下一家港式精品店生意愈來愈差，不得不向堂所求情，堂所最後將租金寬減三分之一，可是這家精品店最後還是無以爲繼，被逼結業。堂所不得不改租給非華裔經營，才能扭轉局勢，而且生意還相當紅火。

最近在華埠一家堂所地面一層開設一家西式餐廳，經營者雖然並非華裔，但這位租客肯花大筆金錢裝修舖位，也顯示出她對華埠願意作出投入與承擔。

1995年初溫哥華華埠廣場正在興建。 （明報圖片）

次世代個案一：樂於標榜華裔身分的張倩瑩

張倩瑩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張倩瑩選擇4分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振興唐人街，可以從每一個人做起

土生土長的張倩瑩，父母都是香港人，她是近年積極投身華埠傳統保育的年輕人之一。在身分認同的問題上，如果0是加拿大人、10是香港人，張倩瑩雖然選了「4」，但她說，其實覺得自己兩邊都是100%，無論對「加拿大人」或「香港人」的身分，她都百分百認同。

張倩瑩對年輕一代對華埠的情意結作過深入分析。她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在身分認同上，跟上一代人很不一樣。上一代的華人，特別是土生，會竭盡所能地融入主流，不願意突出自己，更不願意彰顯自己華裔的身分。他們只說英語，做其他加拿大人所做的事。但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怕與衆不同，甚至樂於標榜與衆不同。這些年輕人通過重返唐人街，再次與自己的文化淵源構築關係，籍此重塑各自的身分認同。

張倩瑩雖然是土生，但一直沒有斬斷與華人文化的淵源。她自小上中文學校，學得一手不錯的中文讀寫講能力。她不諱言其他中文學校的同學不一定太用心上課，甚至個別人整個學期都在課堂上睡覺。但她勤奮學習中文，並不是受到家庭壓力，而是因爲小時候最要好的朋友就在中文學校認識，她是在好友互相策勵之下修讀中文，她也是在朋友家中學懂華人的普及文化——打麻將。

張倩瑩雙親都是香港人，爸爸在1986年到來，媽媽在1988年到來，來加拿大之前互不認識。張倩瑩爸媽之所以結成良緣，自己能夠來到人間，也與華埠有莫大關係，因爲爸媽就是在唐人街工作時認識。

張倩瑩自己不常去香港，對香港的認識就是流行歌曲以及電視劇。自己小時候也追捧過港星。讀大學的時候作過交換生，在香港大學的宿舍住過三個星期，這時才有機會好好感受香港，對這個父母的出生地有了更深厚的感情。

張倩瑩長大後，愈發覺得唐人街的地位不能替代。

她小時候跟隨祖母到華埠買餸、上銀行，經常碰見認識祖母的人，大家招呼寒暄。華埠散發著在其他地方難以找到的社群感。她指出，在其他地方的餐廳吃東西，也許很好吃，但只是大都市之內另一家餐廳，缺乏了從屬感，與唐人街的感覺很不一樣。

張倩瑩爲了拉近與華埠的距離，還加入了一家華埠堂所。張雖然是大姓，而溫哥華的宗親會也數目衆多，但就是沒有張姓宗親會。張倩瑩最後加入了劉關張趙等姓氏都可以加入的龍崗親義公所。張倩瑩說加入華埠堂所的感覺良好，公所內的老人家對於這位「小妹妹」的加入，既感到驚訝，也感到開心，待她很好。經常請她吃東西。遇上節日，還有聚會，很是熱鬧。

除了參加華埠堂所之外，張倩瑩目前也在唐人街內工作，並經常鼓勵身邊的朋友到來唐人街消費、聚會，包括鼓勵她認識的從中國來的年輕新移民，來探索唐人街。例如，華埠店鋪出現了什麼便宜的東西，優良的產品，她都會向朋友介紹、透過社交網站推介，她又力證唐人街並非想像中那樣不安全。

張倩瑩認爲，振興唐人街，可以從每一個人做起，一個人帶三個人來，三個人就帶九個人來，大家慢慢發現唐人街的好處，了解唐人街並非不安全，就會自自然然來了。

次世代個案二：修補年齡斷層的黃家浚

黃家浚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黃家浚選擇5分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從長者身上學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細節與深厚內涵

黃家浚雙親在80年代從香港移民加拿大。黃家浚在加拿大出生，是近期投身華埠傳統保育的年輕人之一。

黃家浚發現，對華埠的親近感，出現了年齡斷層。目前主要是80歲以上與40歲以下的兩代人，攜手保育華埠。而中間的一代人，大都對唐人街則沒有多大感覺。

黃家浚分析說，曾經有一代華人，對唐人街有抗拒感，因爲受到歧視排擠，才被逼到華埠居住或辦事。50年代開始，社會整體的歧視程度減弱，他們便掌握機會，逃出華埠，搬到其他地區居住。反而是最新一代，內心對華埠完全沒有芥蒂與成見。而年老一代，與唐人街，與華人文化的關係深厚，完全不願意割捨。

對於他投入華埠保育工作，他的雙親表示理解，也完全支持。

爲了拉近與唐人街的關係，黃家浚加入了黃氏宗親會。他這才發現，自己祖上已經與宗親會有交往。原來黃家浚曾祖父一代，已經有人移民溫哥華。在宗親會之內，仍然有人能夠記得與他祖輩交往的情況，大半個世紀之後，仍然能夠娓娓道來。

作爲一個90後，黃家浚與平均年齡有80多歲的宗親會老人家交往，並沒有感到格格不入，反而是十分融洽。他最近加入了理事會，是理事會中最年輕一員。

加入了理事會後，他希望積極投入會務，貢獻一己之力。

他很佩服這些耆英不辭勞苦，爬上四層高的樓梯，參加宗親會活動。但他也理解到，這些長者一生中很多光陰，在堂所中度過。宗親會或是同鄉會，是他們家以外的家。而唐人街其他堂所，景況相差無幾，基本上都沒有電梯，老人家光顧堂所，只能慢慢爬上陡峭樓梯。

黃家浚介紹，宗親會除了搞了功夫班之外，也舉辦文彊學校，教授中文，可謂文武雙全。除了這些活動之外，黃家浚自己也從長者身上學到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的細節與深厚內涵。比如是在宴會中如何敬茶，這在其他地方根本學不到。

黃家浚本身在大學修讀歷史，也是在這個時候，開始「迷戀」上華埠。對他來說，華埠不僅僅是一棟棟古老建築，也是溫哥華華人歷史的見證者。他不僅通過宗親會這棟建築，與華人歷史親近。也通過宗親會，理解到黃氏在溫哥華華人史中，名人輩出；專業人士與著名軍人都很多。黃氏一族在華人歷史中佔有一個重要席位。